

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

总主编/王启龙 刘全国

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

刘全国◎著



科学出版社

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

总主编/王启龙 刘全国

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

刘全国◎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学界首部专门系统研究藏汉英三语教育的著作,是在作者先后主持完成的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以及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教育研究课题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的。

本书基于理论分析、田野工作和教学实验研究,从教育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视角对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大藏区及内地西藏班(校)藏汉英三语教育的概念内涵、研究现状、语言生态、三语态度、三语能力、平衡三语教学实验、三语接触模式、三语教育教学模式及其实施建议等问题进行了全景式透视和深描分析。

本书的研究成果不仅对语言学与语言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也对教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同时,对藏族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政策规划、语言教育实施、语言生活治理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 / 刘全国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9

(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

ISBN 978-7-03-060041-7

I. ①藏… II. ①刘… III. ①藏语-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②汉语-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③英语-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214.9 ②H19 ③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4037 号

责任编辑: 杨 英 / 责任校对: 杨 赛

责任印制: 李 彤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字数: 363 000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是“荣达教育资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课题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 2013 年度课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汉—英三语教育的模式构想与政策建议——以西藏自治区和甘肃藏区为例”（项目编号：RDSY13020）的最终成果。

本书获陕西省第九批“百人计划”（青年百人计划项目）资助。

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

编 委 会

总主编 王启龙 刘全国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阿不都·热西提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院长

蔡维天 台湾清华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

陈 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

陈学然 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

封宗信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岗村宏章 日本岛根大学亚太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河元洙 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

贺 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南松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教授

刘全国 陕西省青年“百人计划”特聘专家,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院长、教授

彭青龙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
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外国语》主编

田 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 宁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欧洲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外国
语言文学系教授

王宏印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启龙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张 韧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换个视角看世界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文化是 56 个民族多元一体共同繁荣和发展的结果。同样，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或者说世界文明是全人类通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努力奋斗所获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在这个过程中，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民族文化可以独放异彩，独立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都必须有赖于文化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对此，季羨林等诸位先生说：“既然讲文化交流，就必须承认，文化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地区单独创造和发展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①

简而言之，是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在文化交流中，语言这个媒介自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那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凡是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异族文化的时候，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学习这个民族的语言，从语言入手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而在东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中，各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一般都设有学习外国语言文化的系所。国外的东方学学术机构有的历史悠久，闻名世界，比如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牛津大学东方学学部（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剑桥大学东方系（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不列颠图书馆东方手稿与印本书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The British Library）、法国巴黎大学的高等中国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Université de Paris）、法国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法国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法兰西远东学院

^① 季羨林，周一良，庞朴. 1990. 放眼宇宙识文化——《东方文化丛书》总序，读书（8）。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德国的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德国东方研究所(Institut für Deutsche Ostarbeit)、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德国汉堡的亚洲研究所(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以及其他许多著名大学的东亚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语言是第一关注的要素,首先学习并掌握好语言之后再说别的。而欲学好语言,需要学习和了解的内容很多,而不仅仅是文学。从众多的西方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的东方学研究机构、非洲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机构、国别研究机构的名称就可以看出,除了某种语言之外,它们关注的内容很多,凡是这个语言所承载的一切文明或文化内容都是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当然,在国内也有许多著名的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或研究机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量,其实这中间是有所不同的。在国内,我们通常是外国语言文学,除了“语言”就是“文学”,换个角度说,学习外国语言仿佛就是为了研究外国文学,别无其他。长期以来都是如此,这或许是受当年苏联学科分类的影响,抑或是我们本有的习惯或传统。不管是哪一种,我个人认为,我们都该在这一点上向西方学习,借鉴其经验对我们现有的外语系(学院、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机制进行调整,这大概不失为一条值得探讨和摸索之路。

在这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也在努力探索。我们这次编辑出版“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就是一种尝试。根据丛书名称,大概读者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对这套丛书的期许和期待。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套外国语言文学的丛书,我们希望它以外国语言文学为坚实基础,旁及其他学科,并在中外比较中、在不同视角中、在学科交叉中去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说换个视角研究问题,换个视角审视世界,换个视角反思自己,这样的话,或许我们会在某些问题上或多或少有真正的创获。钱钟书先生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①这句经典本是先生以文学的笔调描写门和窗以感悟人生哲理的,但是,如果放在我们此时此刻讨论的语境里,其实是会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无尽而有趣的启示的。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不追求完美的体系,不追求精致的形式,我们希望每位作者能在自己的论题方面,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或新领域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有所拓展即可;我们希望每位读者在坚实的研究基础支撑下,通过缜密的分析和研究,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

我们这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其开放性。首先,我们在学科上是开放的,

① 钱钟书,1990. 写在人生边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们当然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主，但我们不囿于这个范围，中外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历史、文化等，凡是与外国语言有渊源的，与中外学术文化有关系的，或者利用外语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水平成果，都可纳入，借此可以在中外比较中、在学科交叉中、在观点碰撞中，紧扣时代需要，探索和拓展新领域、发现和研究新问题，为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其次，我们在作者群方面是开放的，入选丛书的作者并非一定要是专家教授或著名学者，凡是有真知灼见、自成一体，并具有一定学术功力的著述，不管作者是谁，我们都会酌情收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另辟蹊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是开放的，绝不会因为所谓的学术门派、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把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研究成果排斥在外，因为真理的探索 and 发现往往都是在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碰撞和激荡中产生的。

学术文化研究与交流中的开放性当然蕴含着包容性，只有包容对方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开放和包容。《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正是开放与包容的中国传统宇宙观之写照。中国古人认为天地最大，天高行健，地厚载物，寓意进取开放，厚德包容。正因为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开放与包容，历经数千年发展历史的多民族汇聚中华民族文化才会多元丰富、深邃弥久。

开放就要进取向上、就要志存高远，包容就要虚心学习、就要厚德包容。在民族文化传播、发展与交流中，开放与包容相辅相成，“唯因文化的包容性，开放在实践操作上才成为可能；唯因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才获得了实质性意义。人类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开放和包容的品质，就不能保持长久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从中国历史发展看，各种外来文化的进入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本色，相反却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①而在学术文化研究与交流中，中西方的互动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达，带动全方位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如何把握世界大势和国际潮流，积极主动地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之中，并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真正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成为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交流，在对外宣传方面，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②。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开放与包容，一方面，昂扬向上、积极进取，努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另一方面，要厚德包容，虚心学习世

① 邹广文. 2013. 论中国文化的厚德、开放与包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

② 习近平. 2014. 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155.

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吐故纳新，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我们期许这套丛书，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些许作用，在中外语言文化研究与交流方面做出一定贡献。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学术成果和科学理论的同时，能够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①

若能如此，我想这套丛书的使命就算达到了，任务就算完成了。谨此为序。

王启龙

2015年12月于西安

^① 习近平. 2014. 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55.

柏拉图曾说，语言这个题目也许是所有题目中最大的一个。洪堡曾说，语言是世界观，是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

在人类哲学研究的漫漫长河中，作为人类思维和存在的重要表征方式，语言问题总是引起哲人先贤的无尽关心，因而被屡屡提及。仿佛在幽深森林旅行的人定会关注和采摘那些奇异夺目的鲜花香果，也如在闹市中穿行的人们不会错过那些标志性建筑对城市文明的定位和书写，又如在海边漫步的人会俯首捡起沙滩上那些耀眼而独特的贝壳。在由物质、心智和语言组成的三维世界中，语言是与哲学、文学、艺术更为接近的存在。语言不仅是人类世界传情达意的交际媒介，更主要的是它承载了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人们用语言书写历史长河中的社会变迁、王朝更迭，也用语言表达尘世人间的悲观离合、喜怒哀乐。在人类语言的寓所中，各种人类文明的符号、元素和成果济济一堂，异彩纷呈，共同构成了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壮丽图景。

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

作为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语言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人文资源。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语言教育和语言生活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语言使用的本体范畴，是事关民族文化遗产、民族语言和方言保护、文化多元生态建构以及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维护的重大命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义。西藏自治区在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储备战略资源、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族语言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西藏自治区的语言图景和语言教育是事关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战略事件。

2001年，教育部颁布《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规定2001年秋季始，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2002年秋季，乡镇所在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起始年级一般为三年级。与此相适应，《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提出，“从2001

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区所有小学从一年级起开设语文课，逐步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英语作为外语进入当地的教育体制后，藏汉英三语教育成为当地语言教育生活的基本形态，也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藏语言生活的基本图景。新添加的英语课程对西藏语言生活和教育生活的影响与冲击绝非简单的数学加法，而是从语言多样性和文化结构层面以乘法效应深刻影响着藏区的社会文化格局。

在第一语言（藏语）、第二语言（汉语）和外语（英语）的交互影响下，藏族地区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形态的复杂性大大增加。首先，藏、汉、英三种语言的接触形态更加多样，语言迁移、语码转换更加频繁，其机制也愈加复杂，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语言水平和认知机制的个体差异又作为添加变量使这一复杂的机制更加扑朔迷离；其次，藏、汉、英三语环境下，各种语言承载的文化相互碰撞、彼此融合，使三语社区的文化图式相互叠加，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文化赋值不容小觑；最后，在有限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资源中，第三语言的介入改变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形态，而且激活了各种语言间资源分配的博弈和竞争，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

二

天波易谢，寸暑难留。

古往今来，没有一位法官像时间老人这样公正无私地丈量着世间众生的生命年轮，冷眼静观他们自己的人生之书或浓墨或轻描的书写笔迹，并用最残酷冷峻的笔触点评泱泱众生的成败得失。

屈指算来，从 2004 年首次赴藏区开展外语教育田野工作、首次接触到藏汉英三语教育以来，已有十四五五个年头了。十四五年的学术生涯中，每每念及自己资质愚钝，既没有万顷碧涛的学术涵养，也没有博通中外的学术视野，只是以笨鸟先飞的心态时时自勉，不敢稍有懈怠。十多年来，虽然学术上无甚建树，但自觉用力甚勤，回想自己走过的“三语之路”，艰辛而执著，颇多感触。

2005 年是笔者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春末夏初，遵导师之命，笔者和数名同事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开展三语教育田野调查工作。田野调查工作的设计方案中有课堂观察的研究内容，记得当时那个明媚的上午，笔者第一次走进了藏区中学的英语课堂，也走进了笔者的“三语”人生。事隔多年，深深印在笔者脑海中的课堂记忆除了藏族孩童天使一样纯洁好奇的眼神，就是英语教师藏、汉、英交互使用的授课语言。头顶是藏区令人心醉的湛蓝天空，耳畔回响着笔者既熟悉又陌生的语言，似懂非懂间，跌跌撞撞就走进了三语教育研究的神秘世界。那次调研的成果是跟导师合著的论文《西北民族地区外语基础教育现状调查——以甘肃省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2 期），论文经过导

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斧正才得以录用，现在看来甚为青涩的论文，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

怀着初涉科研的忐忑不安，我于 2005 年申报并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北藏族地区英语三语教学田野工作研究”，并于 2006 年成功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三语’环境下语言接触：田野工作与理论研究”。两次成功申报项目，让当年刚刚 30 岁出头且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笔者颇感意外，又深受鼓舞。两项课题结项后，笔者于 2011 年又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西藏项目”2011 年招标课题“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双语教学研究：模式构想与政策建议”。2013 年获批“荣达教育资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课题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 2013 年度课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一汉一英三语教育的模式构想与政策建议——以西藏自治区和甘肃藏区为例”。三语教育研究项目就像笔者学术之路上的指路明灯，一直引领着笔者砥砺前行，探索未知。

此后多年来，笔者完成了《三语环境下外语教师课堂语码转换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相继出版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同名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三语教育与三语教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先后发表这一领域的系列研究论文，其中包括《西北藏族学生英语学习风格的调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5 年第 5 期）、“EFL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An Investigational Study in Gansu Province”（Anwei Feng E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Practices, Policies and Concepts*.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7）、《西北农村和牧区中小学英语信息化教育教学模式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二作者]、《我国民族地区外语三语教学理论的本土化阐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我国民族地区英语课堂三语教学模式探索》（《青海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外语课堂三语接触模式》（《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 年第 2 期）、《藏汉英三语环境下外语课堂文化建构》（《西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Ethnic Minorities and Trilingual Education Policies”（Douglas J. Besharov and Karen Baehler eds. *Chinese Social Policy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3，第三作者）、《“汉藏英”三语平衡输入与三语学业成绩相关性的实验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等。零零散散的论文今天看来虽多有瑕疵，却似点点印记，凝聚了笔者对这些问题的粗浅思考，连点成线，也勾勒出笔者的三语教育研究的人生轨迹。

三

进藏前，西藏是一个梦；进藏后，西藏是一份情。

因为项目研究的需要，笔者有幸在春、冬两季十二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每次进藏都行色匆匆，对五色西藏的自然风情感受不多。对笔者而言，西藏之行的记忆就是工作之余在拉萨街头的闲庭漫步，是藏族茶馆里飘出的缕缕酥油茶香，是转寺的藏族阿妈用转经筒画出的岁月年轮，是大昭寺袅袅升空的香烟在蓝天白云的幕布上悠然绘就的水墨画卷，是长明不熄的万盏酥油灯穿越时空照亮的藏地历史，是雪顿节空气中焚烧弥漫的藏香，是青藏线上活跃在游客目光里的藏地生灵，是航班窗外蜿蜒展开的雅鲁藏布江河道……

从大昭寺二层的平台上向右前方望去，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布达拉宫，群楼重叠，殿宇巍峨，气势雄伟，红白两宫交相辉映，有如雪域高原的精神灯塔，以凌厉之势深沉凝视着世界屋脊的沧海桑田、云卷云舒。进藏之人，只有面对布宫，才算真正看到西藏。如果说西藏是一种信仰，布宫则是这一信仰的现实符号。

身居闹市，时间久了一则心生浮躁，二则易惹尘埃。六祖慧能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劈柴、舂米等平凡琐事上，但他平凡中藏不住的伟大确是世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平日忙于劈柴、舂米的六祖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法偈博得五祖认可，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六祖用心如止水、无尘可拭的澄明将平凡中的伟大和伟大中的平凡阐释得异常完美。

每次西藏之行都是一次净心之旅。西藏总是以自己的高海拔、慢节奏提醒世人：人生即旅行。人在旅途，难免遇“囿”，要带上心、放慢步，尽情欣赏沿途的景致，悠闲丈量自己脚下的人生，这才是最大的不容错过。

西藏之行使笔者获得一种精神，高处有的不仅仅是“不胜寒”，还有高人高论、高空高远。向往到高处，遇高人，听高论，望高空，聚高远，给自己树一个精神坐标。

语言人应有语言情，教育人应有教育梦。面对西藏，心生执念，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生活在世界最高地的孩子们做一点事，其乐莫大，也方可坦然面对那些像藏地蓝天一样清澈的孩童目光。

西藏几乎见证了笔者人生中所有的重要转折，也助笔者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前行。

感谢西藏！

四

本书是在笔者主持完成的“荣达教育资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课题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 2013 年度课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汉—英三语教育的模式构想与政策建议——以西藏自治区和甘肃藏区为例”（项目编号：RDSY13020）的项目成果的基础上修改，并结合本人其他研究成果整理完成的。

因为项目资助经费骤减，加之进藏调研难度和成本增加，课题的实施并不顺利，先后历时四年才得以结项。

全书十一章，分为四个部分：三语教育的概念和研究综述，政策与实践形态，实证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与启示。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涵盖了藏汉英三语教育的概念厘定和国内外藏汉英三语教育的研究综述。从藏汉英三语教育的内涵和概念厘定出发，系统梳理了专著、期刊论文（CSSCI 源刊）、会议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以及这一领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各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内外三语教育的相关研究，力图从多个视角全景式描写国内藏汉英三语教育的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四章以德国、法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为例，梳理了其外语教育政策的历时嬗变，分析了其政策发展演变的逻辑及其对我国三语教育的启示；第五章介绍了西藏自治区、内地西藏班（校）、青海省藏区、甘肃省藏区、四川省藏区、云南省藏区等地的藏汉英三语教育的实践形态。

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八章，呈现的是实证、实验研究的情况。

第六章介绍了本书实证部分的研究设计和样本概况，对来自西藏自治区 9 个样本学校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 2 个样本学校的 1 527 名学生样本、131 名教师样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并从我国民族地区藏汉英三语教育的地域差异、资源现状、教学语言、三语师资等方面描写了我国藏区藏汉英三语教育现状。除此之外，基于实证研究采集的数据，从家庭语言生态、学校语言生态、社会文化语言生态三方面论述了样本学生和教师对藏汉英三语教育生态的认知。

第七章探讨了样本学生和样本教师的三语态度和三语能力问题。

第八章呈现了课题组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开展藏汉英三语教学实验的情况，在分析实验班和控制班三语语言态度和三语能力的基础上，对实验前后两个班的三语成绩差异进行了分析，对实验的成效进行了总结。

第四部分包括第九、十和十一章。

第九章从三语接触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出发，从形态模式、过程模式、生成模式三个方面论述了藏汉英三语环境下的语言接触模式。

第十章从目标引领、实施管理、资源辅助、评价监控等四个维度探究了我国藏汉英三语教育模式，模式涵盖了教学目标、政策管理、课程管理、教学管理、资源开发和实施评价等维度。

第十一章从研究引领、政策引导、师资队伍、教学模式、主体认同、学段衔接、教学改革和技术融合八个方面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藏汉英三语教育的实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是为自序。

刘全国

2018年9月于古都西安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三语教育背景概述	1
第二节 三语教育概念界定	3
第三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的意义	5
第二章 国外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综述	8
第一节 国外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概述	8
第二节 国外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主要内容	12
第三章 国内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综述	41
第一节 国内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概述	41
第二节 国内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主要内容	59
第四章 国外多元化语言教育政策及外语教育发展	71
第一节 国外多元化语言教育政策	71
第二节 国外外语教育政策发展演变逻辑	85
第三节 国外语言多元政策及外语教育政策对我国三语教育的启示	87
第五章 我国藏汉英三语教育的实践形态	91
第一节 我国藏族地区语言教育政策沿革	93
第二节 西藏自治区藏汉英三语教育	96
第三节 内地西藏班藏汉英三语教育	102
第四节 青海省藏区藏汉英三语教育	112
第五节 甘肃省藏区藏汉英三语教育	115
第六节 四川省藏区藏汉英三语教育	118
第七节 云南省藏区藏汉英三语教育	120
第六章 我国藏族地区三语教育现状分析	123
第一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调查研究设计	123

第二节	我国藏族地区三语教育的地域差异	129
第三节	我国藏族地区三语教育的资源现状	132
第四节	我国藏族地区三语语言选择与使用	133
第五节	我国藏族地区三语师资现状	134
第六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生态认知分析	136
第七章	藏汉英三语语言态度及能力研究	146
第一节	学生藏汉英三语语言态度研究	146
第二节	教师藏汉英三语语言态度研究	154
第三节	学生藏汉英三语语言能力研究	157
第四节	教师藏汉英三语语言能力研究	159
第八章	藏汉英三语教学实验研究	164
第一节	实验地区——甘南藏族自治州简介	164
第二节	藏汉英三语教学实验样本基本概况	164
第三节	实验班藏汉英三语教育语言态度和三语能力分析	165
第四节	控制班藏汉英三语教育语言态度和三语能力分析	168
第五节	实验班前后测藏汉英三语成绩差异分析	171
第六节	实验班前后测三语成绩相关分析	173
第七节	研究结论与思考	176
第九章	藏汉英三语接触模式	178
第一节	藏汉英三语接触模式的构建基础	178
第二节	我国藏族地区的藏汉英三语接触模式	183
第十章	藏汉英三语教育模式	189
第一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教学目标引领	190
第二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实施管理	196
第三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的资源辅助	201
第四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的评价监控	203
第十一章	藏汉英三语教育实施建议	206
第一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研究引领	206
第二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政策引导	208
第三节	藏汉英三语师资队伍建设	209
第四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教学模式	211
第五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主体认同	212
第六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的多元衔接	214
第七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教学改革	215
第八节	藏汉英三语教育的现代技术融合	217